

再抽一根綠白 Y

文 | 洪誼庭

要如何透過「綠島人權藝術季」串起：綠島與白色恐怖，白色恐怖與人權，人權與藝術，藝術季與綠島之間的關係呢？近乎銷聲在自己世代生命裡的白色恐怖，就像一縷白煙，漸淡漸散，而這次由蔡明君、陳韋綸、蔡秉儒策展的《傾聽裂隙的迴聲》，就像寫著「居安思危」的島上巨石，是句輕柔的警語，也是聲聲的提醒！

恐怖為什麼是白色的？

「白色」不只是一種「純潔或光明的狀態」，還可以是一種「肅清或修正的行為」，同時也暗示了「陰暗或骯髒的存在」；如同「皂」中藏白字，卻是黑色的意思一樣，讓人模糊不清，因此，作為「局外人」的我要如何判斷：白色的出現，是正義的化身，還是惡意的偽裝呢？

吾師曉朋提示我：我們永遠無法切身同理，事件當事人的感受。所以，藝術季的作品，對藝術家、觀眾（甚至可以說是遊客）和當事人（前輩與後代）的意義是什麼？是否「外來的藝術季、政治議題和觀光產業」正在進行另一種對「原生綠島的一切」的覆蓋呢？喔，人生太難了，想得我心裡亂糟糟，我想藝術的兩難，就是人性的兩難吧，很敬佩藝術季的每位參與者，以下來分享一下我的喜歡：

● 說起羅懿君的《潛行者》，讓我發現「人的價值」：求生的意志。

我覺得，藝術家是將一處監獄遺址，模擬成海底自救的場景：頭頂鋪滿藍色波浪狀的投影片，四周散佈藝術家自製的潛水裝備，像是：用大寶特瓶組成的氧氣筒、回收物製成的蛙鏡，以及皮革手套和竹編蛙鞋等等。

我猜想，藝術家是想要試著體驗政治犯的處境和感受：如何在被禁錮的腦海裡，尋得思想的出口與自由？又如何透過就地取材的方式，尋得一線生機？又或者眼前的一切，僅僅是窒息前的最後掙扎？

展出的方式有一種探索的感覺，所以對觀眾來說，像在海底遺跡或遺物裡尋「寶」，讓自由和民主的光，折射出日漸被遺忘的歷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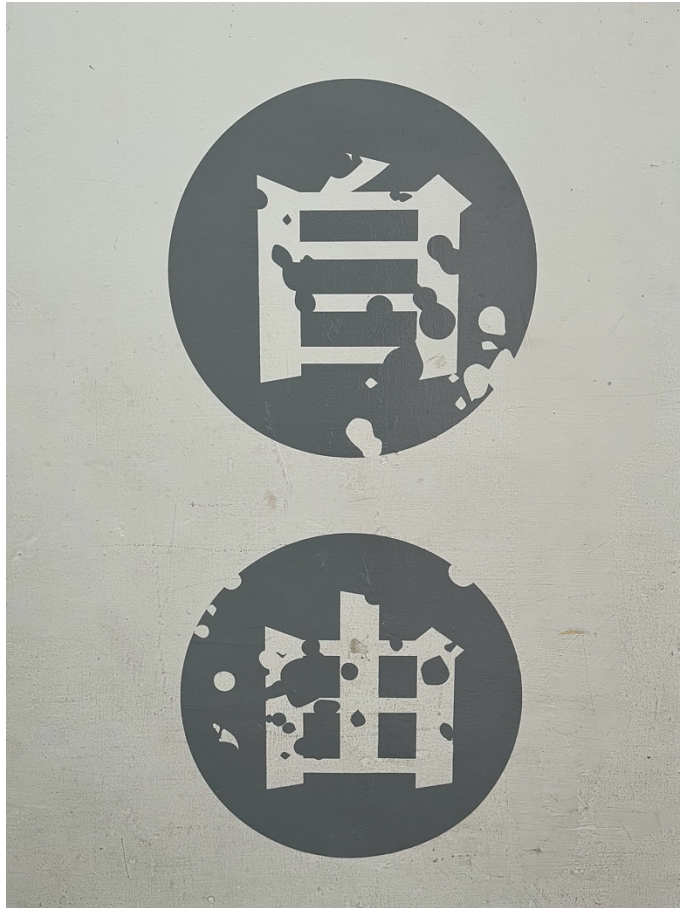
羅懿君，《潛行者》The Diver, 2023，複合媒材，新生訓導處 小吃部遺址

● 承接到吳瑪俐的《我是高草》，讓我看見「人的處境」：活在權力之下。

監獄的盡頭是兩間禁閉室，裡頭放置了前輩高草的自白書……這個折磨身心、尋短無門的狹小空間鋪滿了軟墊，讓此刻的軟墊成為另一種利器。讓我想到，如果人類真如《聖經》所說的：生來就是罪人，那麼，宗教有沒有可能是另一種軟墊的形式呢？

事實上，從監獄的走廊開始，就走進了作品的大門，牆上的字句一路叩問著：誰是自由的？誰擁有人權？誰是無辜的？因此，「我」才變成了「我們」，讓特定事件的主角，擴大到人類的生存處境。

藝術家只利用了現有的物件（高草的自白書）、空間（走廊和禁閉室）和視覺經驗（三句碩大的標語），沒有「創造」任何獨具個人風格的形式，就在不知不覺間，讓人身陷藝術之中，卻和現實別無二樣，恰到好處的透過「創作」再現權力是一種無形的形式。



吳瑪俐，〈我是高草〉I'm Kao Tsau, 2023，圖像輸出、燈箱、絹印，綠洲山莊 八卦樓

- 轉換到陳曉朋的《獻給那些黑白人生的彩色書》，讓我找到「藝術的價值」：心靈與理想的出口。

藝術家輕巧幽默的在關政治犯（又稱思想犯）的監牢裡，放一座書櫃，上頭放了一本本無字無圖的彩色書。看似避開了思想，反而最為政治。因為我們會用「政治光譜」來表達自己的「政治傾向」；也就是用「色彩」來表達自己的「理想」。

而「政治」不過是在談：人應該怎麼共同生活。如果藝術上的色彩，是一種心靈的出口；那麼政治上的色彩，也是種種生命的出口吧！

同時，藝術家還反過來以一個調查員的姿態，呈現她對白色恐怖的觀察，是試圖在：性別、省籍、年齡、生死、自白、平等、生命、自由、光明和時空的色彩量表裡，來還原事件當時的狀態？再現此刻的現況？還是投射出對未來的期待呢？（該不會是在測試：誰是藝術盲？XD）



陳曉朋，《獻給那些黑白人生的彩色書》Colorful books for the lives in black-and-white, 2023，紙張（書）、木料（書櫃），綠洲山莊 八卦樓

- 合著看前輩歐陽文當年在綠島的攝影作品，和鄧兆旻的《這麼多年過去，》，讓我試著理解「藝術的處境」：意識型態的載體。

當年歐陽文因為擅長攝影，所以被指派拍攝：作為政治宣傳來使用的活動照。那些黑白照不僅證明了前輩的在場，也讓我有機會成為他的眼睛……像一雙今非昔比的時光機，也像一對靈魂的對話窗口。

面對這樣的「作品」，讓我思緒打結的在想：如果藝術變成了特定意識形態的載體，那還會有遠方嗎？

鄧兆旻在大草原邊，放置一面黑色方塊，在哨站裡用〈雨夜花〉的「履歷」，喚醒在黑色方塊裡的隱含旋律（或情緒）；當黑色方塊落在監獄裡，那是牢房的模樣？還是心理的空間呢？對前輩們來說，喚起的會是槍聲？還是海潮聲？

草原上的巨大蓄水池，有段〈雨夜花〉的自白，讓這首洗腦歌對自己過去的命運、此刻的心情與未來的期待發聲。讓我好奇：被洗腦後的發聲，還會有自己嗎？還是就像「她」說的：「我只在意我是否還活著，」我想……

活著，無論任何形式，就是最重要的「武器」吧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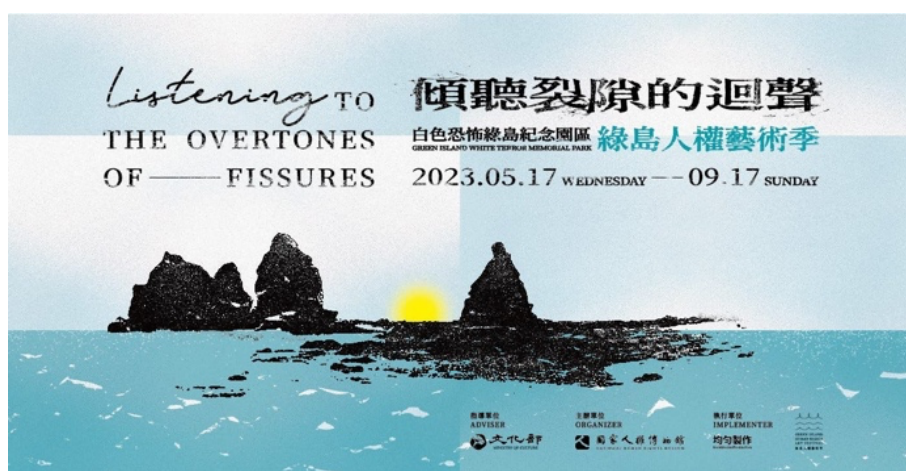
鄧兆旻，《這麼多年過去，》After All These Years, 2017 2023，海報輸出，聲音裝置，綠洲山莊哨站



開幕當天的前輩與後代

政治抱負，離我很遠，但也離我很近，大多時候我只能想著：怎麼活過今天；白色恐怖，看似離開，但也從未離開，要是能再買到一根綠白 Y（已經停產的 YSL 的薄荷菸），我最喜歡的，也最想抽的，或說看見的，還是蔡海如的《清》（Clean Plan, 2019 綠島人權藝術季的作品）。

她在草皮上，做了一個像監獄一般堅實的鐵製結構，是一個用鐵片搭成的「清」字，底下埋滿地瓜葉的種子，上頭擋住陽光的鐵片，布滿燒破的傷痕，爾後，隨著時間，隨著日曬，也隨著雨淋，看著鐵鏽遍布，種子萌芽，讓清者自清，綠意叢生！



綠島人權藝術季 / 黃靖懿設計

2023 綠島人權藝術季 — 傾聽裂隙的迴聲

展出地點 | 國家人權博物館 — 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（綠洲山莊 — 遊客服務中心）

展出日期 | 5/17（三） — 9/17（日）

展出時間 | 9：00—17：00

定時導覽 | 周一到周五 10：30 / 14：30；周末 10：30 / 13：00 / 14：30

（原文發表於 Facebook 2023 / 05 / 20）